

Catherynne M. Valente

掉到精灵国度底下的女孩

——影子的狂欢会——



〔美国〕凯瑟琳·瓦伦特著 安娜·胡安图 周沛郁译

AND LED THE REVELS THERE

J. K. 罗琳 希拉里·曼特尔 本·方丹
与《偶发空缺》《提堂》《半场无战事》
等书并列为《时代周刊》2012年度小说十佳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掉到精灵国度底下的女孩

—影子的狂欢会—



[美国] 凯瑟琳·瓦伦特 著 安娜·胡安 图
周沛郁 译

CBS
PUBLISHED & PRINTED
IN CHINA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掉到精灵国度底下的女孩：影子的狂欢会 / (美)凯瑟琳·瓦伦特 (Valente, C.M.) 著；周沛郁译.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8

(幻想家)

书名原文：The Girl Who Fell Beneath Fairyland and Led the Revels There

ISBN 978-7-5404-7422-5

I. ①掉… II. ①凯…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3402号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缪思出版授权



幻想家

掉到精灵国度底下的女孩：影子的狂欢会

DIADAO JINGLING GUODU DIXIA DE NÜHAI: YINGZI DE KUANGHUANHUI

作 者：〔美国〕凯瑟琳·瓦伦特

译 者：周沛郁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吴 健

文字编辑：夏必玄

装帧设计：韩 捷

内文排版：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http://www.hnwy.net>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5

字 数：168千字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7422-5

定 价：32.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01	划着船退场，被乌鸦追赶	001
02	森林里的影子.....	013
03	月瓜丘的驯鹿.....	023
04	女孩形状的门.....	039
05	你是自由的野兽.....	059
06	炽热大象心.....	077
	插曲：两只乌鸦.....	097
07	妖精经济学.....	101
08	夜渡渡鸟沉默的故事.....	121
09	悲哀之钻.....	135
10	狂欢会.....	147

11	追寻物理学·····	163
12	记忆矿场 ·····	181
13	连花也是公爵夫人·····	195
14	燕麦骑士道歉了·····	207
	插曲：两只乌鸦·····	221
15	临时疯狂助理·····	227
16	实事求是的女孩·····	243
17	世界有个洞·····	255
18	我家就是你家·····	271
19	银风、黑风和红风·····	289
20	让我活下去·····	299
21	一股脑儿 ·····	311
22	战争中做过的事永远忘不了··	319



01 划着船退场，被乌鸦追赶

有个女孩名叫九月，她有个秘密，在学校过得很辛苦。她刚满十三岁，差点被一艘小船撞上，因而找到了去精灵国度的路。

从

前，有个女孩叫九月，她有一个秘密。

话说秘密这种东西微妙得很。秘密会让你满心甜蜜，让你感觉像猫儿抓到肥滋滋的麻雀，而且吃它的时候没被抓被咬。但秘密也会卡在你身体里，慢条斯理地熬煮你的骨头，熬出苦涩的汤。于是你便受制于秘密，而不是秘密受制于你。幸好秘密还在九月掌握之中，她像带着一双昂贵的手套一样守着她的秘密，冷的时候拿出来戴上，回忆曾有的温暖。

九月的秘密是她去过精灵国度。

这种事并非史无前例，其他小孩也遇到过。有很多书都写过小孩去精灵国度的事，自古以来，小男孩、小女孩就读着这些故事，做木剑、用纸折半人马，等着轮到自己。而九月在上个春天就等到了。她对抗了邪恶的女爵，让精灵国度免于女爵的残酷统治。她交了些朋友，那些朋友不仅勇敢、聪明又有趣，而且是双足翼龙、水精和会说话的灯笼。

唯一的问题是，那些书里写的净是些神气活现的家伙，却很少写到他们回家以后该怎么循规蹈矩。九月原本是那种一心希望精精神怪等都真有其事的女孩，现在摇身一变，成为知道这些都确实是真有其事的女孩。那样的改变不大像换了个发型，倒像整

颗头都换了。

而这样的改变对她的校园生活没什么帮助。

从前九月不过是个安静的怪孩子，会在数学课时望着窗外，在公民课时把色彩缤纷的大书藏在桌子底下看。现在，其他孩子觉得她有种狂野且陌生的感觉。同年级的女孩说不出她们为何那么讨厌九月。如果叫她们坐下来，问她们为什么，她们顶多只说得“她就是和我们不一样”这种话。

所以她们不邀请她参加生日聚会，不问她暑假的安排。她们倒是会偷她的书，向老师捏造她的坏话。她们会理直气壮地说：

“考代数的时候九月作弊。”“九月在体育课上偷看恶心的旧书。”“九月和男孩子一起去化学大楼后面。”她们在九月背后窃笑，笑声在她们挤成一团的蕾丝裙和系着缎带的髻发周围，立起了刺人的藩篱。窃窃私语的声音表明了她们站在藩篱之内，而九月永远都被挡在外面。

九月不顾挫折，依然守着她的秘密。每当她觉得害怕、寂寞、心寒的时候，她会唤起她的秘密，像吹着余烬一样朝它呼气，直到秘密又亮起来填满她的心——她的图书馆翼龙A到L朝星期六的蓝色脸颊喷气，直到他笑出声；绿风在麦子之间跺着他的宝石绿雪鞋。他们都在等她回去，她当然会回去——很快、马上、随时就会回去了。她感觉自己很像玛格丽特阿姨。旅行回来之后，玛格丽特阿姨似乎变得不太一样。她滔滔不绝地讲着巴黎、丝质长裤、红色手风琴和牛头犬的事，大家都不太懂她在

说什么。但他们会礼貌地倾听，最后她的声音渐弱，她望向窗外，仿佛看到的不是一亩亩麦子和玉米，而是流淌而过的塞纳河。九月觉得她现在了解她的阿姨了，并且决定下次阿姨来的时候，要对阿姨体贴一点。

每天晚上，九月都坚持等待着。她照样洗着那些粉红带黄的茶杯，照顾她一直照顾着的那只焦虑的小狗（小狗愈来愈焦虑了），听着高高的胡桃木收音机播放关于战争、关于爸爸的新闻。收音机在他们的客厅里显得高大吓人，在她眼里好像一扇恐怖的门，随时会打开，把坏消息放进屋里。每当太阳在长长的黄色平原上西落时，她都随时注意地平线上有没有闪过一点绿色，有没有斑点毛皮在草丛中闪现，有没有那种笑声、那种呼噜声。但秋天像一叠金黄的纸牌一样一天天过去了，谁也没有来。

妈妈星期天不用去飞机制造厂，所以九月爱上了星期天。她们会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火炉边看书，看小狗叼她们的鞋带。有时妈妈会滑到阿伯特先生惨兮兮的旧福特A型车下面，乒乓敲打，直到九月能扭动钥匙，听车子再次隆隆发动起来。不久之前，妈妈还大声念着精灵、士兵或拓荒者的故事给她听，但现在她们开始一起读书，各看各的小说或报纸，九月记得战争开始前妈妈和爸爸差不多就像这样。星期天是最棒的日子，星期天的阳光似乎永远不会消失，而妈妈灿烂率真的笑容让九月容光焕发。一到星期天，九月就不难过了。星期天里，

她不想念她永远无法对大人解释的那个地方。即使晚餐简单到只有寒酸的一小份牛肉罐头，她也不会异想天开地希望吃的是糖果、烤心脏和盛满雨水酒的紫瓜这种盛宴。

星期天里，她几乎不会想到精灵国度。

她想过要不要把发生的事告诉妈妈。有时她非常渴望说出来。但她脑中有一个成熟聪明的声音说，有些事就该守着藏着。她担心一旦说出来，那一切都会消失，变成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像蒲公英飞絮一样咻地没了踪影。如果那一切都不是真的怎么办？如果那只是她做梦，甚至是她精神错乱，像爸爸在艾奥瓦市的亲戚一样呢？这些念头虽然太过可怕，但她仍然忍不住要想。

每次九月想到这些黑暗的念头，想到自己可能只是个读太多书的傻女孩，或者可能疯了，她就会回头看看，然后打个哆嗦。其实她能证明那些事都发生过。她在一条遥远的河上失去了影子，就在一座遥远的城市附近。她失去了重要而实在的东西，而且再也找不回来。如果有人发现她面前或背后都没有影子，九月就不得不说出真相。但既然她的秘密没有泄露，她便觉得她什么都能忍受——学校的女孩子也好，妈妈漫长的轮班或爸爸不在家也好。她甚至能忍受吓人的收音机噼啪作响，犹如无尽燃烧的火。

九月从精灵国度回来之后，几乎已经过了一年。她是个很务实的孩子，自从去过另一个世界之后，她便对神话学有了强烈的

兴趣，开始钻研精灵、古老神祇、世袭君王和其他魔法生物。根据她的研究，她判断一年的时间刚刚好。那是地球围绕太阳整整一圈的时间。绿风随时都可能飞过空中，跳着笑着，满嘴押头韵的话，回到她的世界。既然已经打败了女爵，解开了精灵国度的束缚，这次九月就不用面对艰巨的任务和严格的勇气试炼，只有开心好玩的事和黑莓蛋糕等着她了。

但绿风一直没有出现。

春末将近时，她真的开始担心了。精灵国度的时间流速不同——如果那里还没过一年，她在这个世界却已经八十岁了怎么办？如果绿风来的时候，只找到一个抱怨痛风的老太婆呢？不过九月当然会跟他走——不管她是十八岁还是八十岁，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跟他去！但老女人在精灵国度会遇到某些危险，例如在骑野生脚踏两轮车的时候跌断髌骨，或只是因为皱纹多，就倚老卖老。这倒没那么糟——也许九月可以当个特别出色的憔悴老巫婆，学会发出可怕的笑声。她一定会很拿手。可是已经等了太久了！连那只一脸郁闷的小狗都开始意有所指地瞪着她，好像在说：你不是该上路了吗？

更糟的是，绿风会不会已经忘了她？或是找到另一个女孩，而她和九月一样能击败邪恶，一样妙语连珠？精灵国度的大家会不会只是向她行个屈膝礼，感谢她的帮忙，之后就忙他们自己的，再也没想起他们的人类小朋友？如果永远不会有人来找她怎么办？

九月十三岁了。她甚至没费心邀人参加生日派对。生日时，妈妈给了她一叠系着褐色天鹅绒缎带的配给券。这是妈妈省了几个月存下来的。有奶油、糖、盐和面粉！到了店里，鲍曼太太给了她们一小袋可可粉，给蛋糕锦上添花。九月和妈妈一起烤了一个蛋糕，小狗兴奋得快要发疯，不停地跳起来舔木勺。蛋糕上加的巧克力太少，烤出来是灰扑扑的颜色，但九月还是觉得美味极了。之后她们一起去看了一部间谍电影。九月得到了一整袋爆米花，还有太妃糖。过得太奢侈了，她都乐昏了！这一天几乎像星期天一样美好，因为她还得到了三本新书，书特地用绿纸包起来，其中一本是法文书，是爸爸从他解放的一个村子千里迢迢寄来的。（我们应该可以确定九月的爸爸只是帮忙解放了那座村子，不过在九月眼里，则是他单枪匹马的功劳，也许他还骑着雄壮的黑马，手持黄金宝剑呢。有时候，当九月想起爸爸上战场的画面时，她很难不想到她自己的经历。）她看不懂法文，不过爸爸在封面上写道：“我的宝贝女儿，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那本书就此变成了世上最棒的书。书里还有插图，画的是一个年龄和九月相仿的女孩坐在月亮上，伸手把星星抓在手里，或坐在月球的山上，和一顶奇妙的红帽子对话，那顶帽子就浮在她旁边，帽子上有两根长羽毛，时髦极了。去电影院的路，九月一路仔细研究那本书，试着念出那些发音奇怪的字，猜测故事在讲什么。

她们一起解决了土灰色的生日蛋糕，妈妈开始烧水煮茶。小

狗津津有味地啃起一截带髓的骨头。九月拿起她的新书，打算到田野里去看落日、想事情。她从后门出去的时候，听到收音机噼啪作响，发出人声，静电的杂音像灰色的影子一样尾随着她。

九月躺在高高的野草里，透过金绿色的草秆仰望。天空透着深蓝和玫瑰色的光，黄色的小星星像电灯泡一样在温暖的夜里亮了起来。九月心想，那是金星，是爱神维纳斯。爱在夜里最先出现，在清晨最晚消失，这样真好。整个夜里，爱都散发光芒。把那颗星叫作维纳斯的人真该得到嘉奖。

也难怪我们的女孩一开始没注意那些声响。她难得没在倾听不寻常的声音或迹象，难得完全没想着精灵国度，而是想着和红帽子说话的女孩，想着这代表什么意思，想着爸爸让一整个村子得到自由多么棒。何况，在有一大片麦子和野草的地方，窸窣声本来就很寻常。她听到窸窣声，一小阵微风翻动了生日书的纸页，但一直到那艘船以闪电般的速度乘着海浪般的麦秆尖冲过她头上时，她才猛然抬头。

九月跳起来，看到一艘小黑船上有两个人影，船桨拼命划动，迅速地在田野上破“浪”前进。其中一人戴着宽帽子，帽子像渔夫帽一样颜色又深又平滑。另一人在干燥麦子毛茸茸的麦穗上伸出一只银色修长的手。那是女人纤细的手臂，闪烁着金属光芒，留着铁指甲。九月看不见他们的脸——男人驼起的背又宽又大，遮住了银色的女士，只看得到她的手臂。

“等等！”九月喊着，拼命追在船后面。她认出那是精灵国

度的事物，而且正看着他们一浮一沉地离她愈来愈远。她喊道：

“等等，我在这！”

“最好小心阿勒曼。”穿着黑色长雨衣的男人一边回头一边叫道。他的脸藏在影子里，不过那沙哑嗓音听起来很熟悉，九月隐约觉得她知道是谁。“阿勒曼拖着破拖车开着旧卡车而来，手上有张写着所有人名字的清单。”

银色女士用一只闪烁的手盛着风，说道：“老头子，你还没拔乳牙，我就在拔带刺铁丝了。别以为你用俚语、自由体诗和迷人的样子就能让我另眼相看。”

“拜托等等我！”九月追在后面喊着，她的肺沉重紧绷地压缩，“我跟不上！”

但他们愈划愈快，船驶过田野的草尖，而夜色已经正式降临。九月慌乱地想，噢，我永远追不上他们了！她的心揪了起来。虽然我们也说过孩子都是无心的，但青少年不太一样。青少年的心既年轻又脆弱，激动而猛烈，而且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能耐。此外他们不懂道理、不懂节制。说实话，不少成人的心也从来学不乖。总之，虽然以前不能这么说，现在我们却能说九月的心揪了起来，因为她的心开始在她体内成长了，就像花在黑暗中成长一样。我们可以花点时间稍稍为她惋惜一下。有了心，就会感受到成人独有的悲伤。

于是九月脆弱且不成熟的心慌乱地揪着，她加快脚步奔跑。她等了那么久，他们却要离开了。她个子太小，动作太慢。如果

错失了机会，她怎么受得了，怎么可能受得了呢？她的呼吸太紧绷、太急促，她眼角泛起泪水，一路跑着踩倒干玉米和偶尔出现的蓝色花朵，泪珠又被吹开。

“我在这里啊！”她尖叫道，“是我啊！别走！”

银色女士在远方闪烁。九月尽可能地看着他们，想赶上他们，跑快一点，一点点就好。让我们靠近她，紧跟在她后面，在她耳边低语吧：“加油，你可以表现得更好，孩子，你赶得上他们，你可以伸出手臂，再伸长一点就好！”

她的确踉跄地加快了脚步，手的确伸长了些，但她没注意到有一道长满青苔的矮墙兀然横过田野，直到她被矮墙绊倒。九月跌进一片洁白的原野，那里的草白得像刚刚落上一层雪，只不过草坪是凉的，闻起来甜蜜迷人，是柠檬冰的味道。

她的书摊着，被遗忘在我们的世界中突然空无一人的草地上。忽然起了阵风，风里带着所有青翠草木的淡淡气味，有薄荷、迷迭香和新鲜草料的味道。风翻动书页，愈翻愈快，像急要知道结局一样。

九月的妈妈走出房子找她女儿，眼睛都哭肿了。但麦田里不见女孩，只有三本全新的书，包书的蜡纸上还沾了点太妃糖。一对乌鸦对着早已消失在它们前面的小船嘎嘎叫着，翩然飞走。

胡桃木收音机在妈妈背后噼啪噗嗞地响。

